

一枝女梢書

東 關 跑



順 萬 李

北京打麟廠學古堂印行(五十)

● 跑 關 東

正月裏是新年家中貧寒，一心要上關東去掙銀錢，求親戚告朋友借錢幾吊，東鄰家西舍家全行一番，拋父母老殘年不能孝順，閃妻子在家中獨守孤單，小英兒一兩歲不能知事，老的老小的小怎樣爲難，知心話分付了賢妻幾句，敬雙親二老人禮孝當先，拉扭英教英兒成人長大，扶你那一膀力結果根源，門戶兒交與你謹慎一二，前前後後你裏外執掌家園，少乾柴合細米占且摘借，等兒夫到外邊帶下銀錢，俏佳人聞此言滿眼落淚，尊了聲兒夫主你且聽言，老的老小的小少柴無米，千斤擔叫奴擔怎樣爲難，但願你到外邊創成事業，小奴家不過是受些艱難，東三省好風光五方雜地，休賭錢休漂蕩莫戀打盤，一路上晚登程早把店下，非一日身保重要你平安，到關東要有了安身之處，有順人寄書信父母當前，去三年並二載早回家轉，省的那爹合娘掛在心間，左丁寧右囑咐千萬千萬，你勸我我勸你痛碎心肝，說了些知心話難離難捨，哭的個俏佳人濕透衣衫，老爹娘難分捨肝腸寸斷，淚珠兒止不住滾下腮邊，叫一聲我的兒你只顧你，撇一家老合幼少吃無

書 齋 女 妹 一



關 東

穿，你去了老爹娘所靠那個，或有銀或無錢早把家還，取盤費打行李小包一個，拜別了二雙親好不可憐，一家人分兩開離了家下，送出了庄合村奔了陽關，黑陰天雪紛紛冰霜在地，雲遮日霧騰騰好個冷天，大路上斷來往無人行走，凍的我無處躲體透身寒，路途上受辛苦一言難盡，那一日過來了山海一關，住了些大小店將將就就，過了街與鎮市多稠人烟，走了些山與嶺不平之路，跑了些明河水一溜平川，看了些官與宦乘車坐轎，見了些客與商乘馬加鞭，也有那向東行愁眉不展，也有那向西走面帶喜歡，奔城池大地名區多不少，那一日剛剛的到了奉天，住小店到大街遊城玩景，瀋陽城原本是八門八關，買賣多生意大一本萬利，又興隆又茂盛大發財源，觀不盡好美景流落幾日，路費無衣當盡短了盤纏，找熟人不見面無法可使，只落得要小錢甚為貧寒，人人說在外邊風景最好，在我看到不如故土家園，我有心回家去難見親友，在家內在外邊俱是一般，沒奈何陸城去遼陽所在，一直的來在了財神廟前，將不起作苦工暫且忍耐，不過是費力氣由命憑天，在館中作小工殷勤無比，雜貨舖掌櫃的甚是喜歡。問根源名與姓

家鄉住處，看此人發達相貌非凡，又能寫又能算聰明伶俐，我何不拉幫他大發財源，將此人留此舖學些生理，又伶俐又滑堂正在少年，見高人會貴客能說能道，或是買或是賣必要掙錢，跑外櫃當內櫃俱是好手，當櫃上拉主顧他也占先，執料事有單加量出遠近，上也和下也睦更得人緣，掌櫃的台愛他誇獎不止，是魁手真可取提拔一番，請東家放分子一品掌櫃，當了個總當家利積如山，只顧着大發財忘了家下，單等着俏佳人再把書傳，

● 一枝花捐書

正月裏是新年奴家好心酸，我兒夫上關東不見回轉，眼看着來到了三月長天，思了前想了後奴好為難，隔壁子張叔叔關東所去，奴有心寫封書捎在那邊，研研墨拈拈筆未從下手，聞聽說關東城地面太寬，八里舖紅廟子兩搭交界，老君村中前所一溜相連，高嶺站到前衛二十多里，中后所硯台河就在目前，沙後所七里坡寧遠不遠，有連山合塔山高橋相連，錦州城義州城不通御路，有言山合松山緊緊相連，小凌河大凌河禿老婆店，十三店呂陽驛廣寧大山，中梢堡羊腸河小黑山鎮，半拉門新民村巨流河寬，孤家子老邊上一條御路，大坊身小石橋起造甚難，轉灣橋塔灣街離城不遠，走不遠在眼前到了奉天，有金州合復州熊岳搭界，有海州合蓋州牛庄相連，有瀋陽本西湖遼陽所管，有地名鳳凰城一溜邊關，天橋廠大街上買賣不少，

龍王廟馬頭街好稠人烟，田莊台設溝營一片大海，有老城合鐵嶺又到開原路，威遠堡眠望見卡路不遠，上下的人占道細說周全，棉花街葉河到六十里邊關，往東說地名寬實在難覓，又不知我兒夫在城在邊，清庫門一通河安官立縣，吉林街到站諸哈達門關，孤榆樹蘭凌河在與不在，有轉城合卜魁一溜邊關，阿世河山哈拉廣出人命，紅於寧街古塔高麗旁邊，又不知是打魚是把吞放，又不知打光棍買賣田莊，這些個大地名奴都想到，又不知我兒夫在城在邊，一枝花正為難心中發燥，想起出去年間那句慌言，在關東也有有人見過一面，六月裏穿皮袄甚是貧寒，也有人見過他在那店住，強人說居家在遼陽東山，俏佳人執筆管纔把書寫，不由的淚珠兒滾下腮邊，有正月合二月在家織布，菜一口湯一口受盡難艱，有三月合四月拾柴挖菜，有與人家軋棉花晒的可憐，有五月合六月抽絲揀麥，三伏天熱的汗濕奴衣衫磨，有七月合八月上場搗穀，擇豆角揀棉花苦受熬煎，有九月合十月推碾挽可憐，豈有壁合對門都來勸我，王大嫂你也該另嫁夫男，奴有心把人嫁揚家道貧寒，有捨的從小兒並頭相連，上無兄下無弟將誰倚靠，無莊田無買賣

歲不離左右，拋妻子在繡房獨守孤單。上寫着老年親不能孝順。高堂中拋父母不能團圓，上寫着賊強人二十四歲。拍一拍壞良心不顧家園。奴雖然心似鐵拈丁多少。千斤擔叫奴擔怎樣為難。衣我說算不了八寶羅漢，真匹夫無義徒不孝之男，奴有心重重的寫上幾句，又怕那捐書人說奴不賢，將書字寫完了深深一拜，尊一聲捐書人多加美言，奴有心請請你少酒無菜，豈不知我家中度日艱難，這是那錢五百交與你手，酒不醉飯不飽吃口香烟，捐書人聽此言恭身施禮，王大嫂你不必費心一番，我大哥在關東無書無信，無買賣無庄田那有銀錢，你只管在家中寬心放下。這事兒交與我能保過全。我若是在關東不回家轉，我家中你弟妹與你一般，致若是在關東見他一面，家中事我與你細說一番，說罷捐書人他揚常去了，俏佳人回綉房淚珠不乾，拉住了親生兒子放聲悲痛，你爹爹上關東不想家園，你久後長成人去把父找，才算是父的肉娘的心肝，叫奴家費盡了千思萬想，書帶去可知道那裏交還，保佑着捐書人早把關過，這半月莫下雨莫要變天，保佑着無差錯一順萬順，保佑着無災難一路平安，早到那關東城見他一面，叫強人見書字知奴可憐，父母想妻子盼在外無歡，無銀錢無信息放心不下，強人見書良心自思自憐，一拋家老幼無歡，無銀錢無信息放心不下，強人見書萬打量奴好心酸，真可恨上關東無踪無影，叫奴家左右難好心酸，千思想嘆甚煩悶精神減少，臥牙床扶綉枕愁悶又添，叫奴家左右難好心酸，常感

見了問奴才家老幼話已畢，忙說多時，天色已晚，要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他又是怎人老幼話已畢，忙說多時，天色已晚，要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對一座，叙離情，苦思量，好罷了，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夢還罷了，倘若是寒守氣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倒冷熬煎，耐寒守氣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公婆扶養，又挨氣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叫扎是何因，又挨氣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行了日落，非一日，又挨氣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一邊道曲，灣灣，逢了陰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一般聽人說，到西財，灣灣，逢了陰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可好，急奔到，西財，灣灣，逢了陰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後閑談，王會說，到西財，灣灣，逢了陰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快盤桓幾天，不套說，到西財，灣灣，逢了陰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宿盤桓幾天，不套說，到西財，灣灣，逢了陰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

從頭心如油煎，一行看咳不止，腹內痛酸，不見書信，這還由可，見了頭心如油煎，一行看咳不止，腹內痛酸，不見書信，這還由可，一錠好銀子，外加帶了，想坐主計，商量一定，見了頭心如油煎，一行看咳不止，腹內痛酸，不見書信，這還由可，那日，王會說，到西財，灣灣，逢了陰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那天，王會說，到西財，灣灣，逢了陰，一叫人已往，是喜，又拉手，小兒飯也上，燈把茶，把家門，問佳聲，是綉背，那裏有錢，再表那面，歡洋自得，自言，在路，公婆着家，不遠，小可，過幾，來家，問佳聲，是綉背，那裏有錢，再表那面，歡洋自得，自言，在路，公婆着家，不遠，小可，過幾，門前，問佳聲，是綉背，那裏有錢，再表那面，歡洋自得，自言，在路，公婆着家，不遠，小可，過幾，由是難過，倘佳聲，是綉背，那裏有錢，再表那面，歡洋自得，自言，在路，公婆着家，不遠，小可，過幾，又喜，是難過，倘佳聲，是綉背，那裏有錢，再表那面，歡洋自得，自言，在路，公婆着家，不遠，小可，過幾，父是難過，倘佳聲，是綉背，那裏有錢，再表那面，歡洋自得，自言，在路，公婆着家，不遠，小可，過幾，不盡，是難過，倘佳聲，是綉背，那裏有錢，再表那面，歡洋自得，自言，在路，公婆着家，不遠，小可，過幾，衆親友來，看辭去，要扮新年，飲了幾盅，燒黃酒，大家閉談，回答，道：「好手關，東城一貼，對聯，蒸饅首，把供獻作。一家人老幼坐在一處。你一聲一盞慶賀團圓。」

風陵文庫
文庫 19
F400
M7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